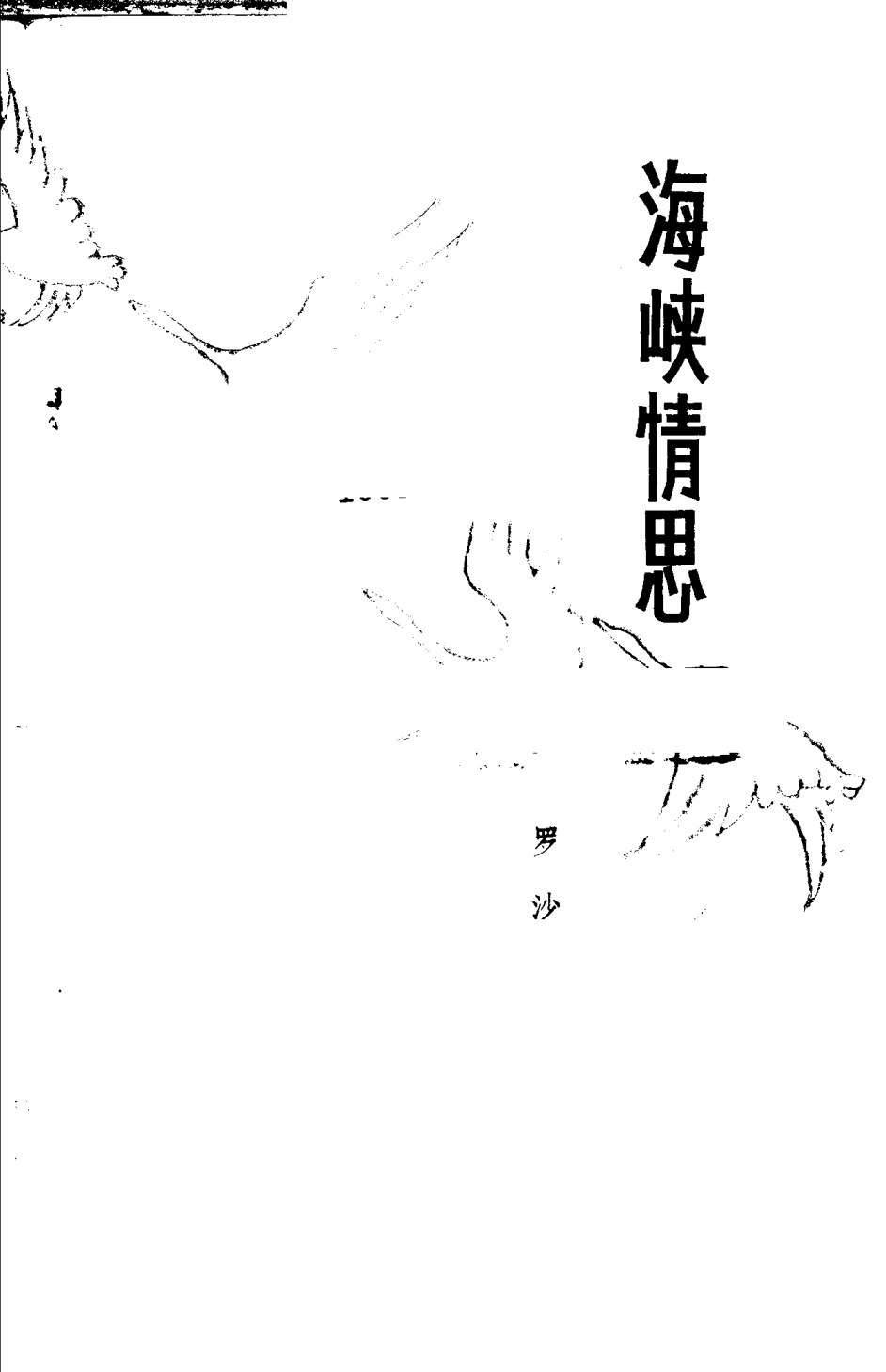


海峡情思

罗 沙



海峽時報



海峡情思

罗沙

封面设计 潘晋拔
插图 许钦松
封面题字 傅宗堃

海 峡 情 思

罗 沙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32 开本 3.25 印张 1 插图

1979 年 12 月第 1 版 197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10111·1189 定价 0.29 元

校后附记

我爱读叙事诗，也爱写点叙事诗。

在学习中，感到写叙事诗有三难：

一是难于找到适合写叙事诗的故事。故事太繁了，难于出诗；故事太简了，难于立人。

二是难于把叙事和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往往是叙事时忘记抒情，显得太实而干巴；抒情时离开事实，显得太虚而空泛。

三是难于写出真正是诗的叙事诗。有事无诗，象是失败的小说；有韵无事，似是蹩脚的散文。

如何解决这“三难”呢？我曾经请教过一些诗人，但是答案仍嫌太理论化，不够具体化。

为了听取更多写诗、读诗的同志们的意见，便选了这四首拙作，希望把它们作为靶子，共同探讨写叙事诗的“三难”以及其他问题。这便是我在校看后所想到的一鳞半爪。

作者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晚校后。

目 录

小 引	1
卧狼山	11
金沙滩	47
望夫山之歌	71
海峡情思	89
校后附记	101

小 引

司马玉常

前些年看够了那些充满虚夸的吼叫、矫揉的感情、漫天的大话和无端的激动等等的“诗”之后，再读到这个集子里的《卧狼山》等几首小叙事诗，就象行走在沙漠里的人，望见了虽然不甚起眼，却叫人不禁心喜的一处浅浅的清泉，一片初绿的碧草，几树才绽的小花。不能说有多么的丰厚、繁盛，甚至还显得有点直拙瘠薄，却叫人感到清新，于蒸沙烁石的沸浪炎波之中，得一点“水碧沙明两岸苔”的清凉，也是很可令人为之低回的。

诗要抒情，早成常谈。但抒怎样的情和怎样抒情，却并非都能在实践中解决得好。罗沙的小叙事诗也碰到这个问题，也不能说已经解决得很好了，不过他作了一些探索，的确写出

了一些自己的特色，那便是：以质朴的诗风抒
恳挚的真情。

望夫山、望夫石的故事，古老而且普及行
远，走到哪里都能找到，人们知之甚稔，可说
是旧中国人民苦难的象征。而罗沙的《望夫山
之歌》，却赋与了这故事以南海之滨的侨眷的
血肉和色彩：“回回卖柴望夫圩，向着水客细打
听：哪一片海洋少风险？哪一个季节最顺风？”
他细致地抒写了新旧两个时代里，这位在一定
程度上典型化了的侨眷感情的曲折：

海外纵有珍珠山呵，
不如在家穿破衣；
海外纵有黄金窟呵，
不如在家咽竹米。

然而，在那个时代，破衣、竹米也是难以为
继的，“等着死”的命运，终于驱赶着丈夫抛妻
别母，漂洋过海去找寻生路，展开了一出几个
世纪以来反复扮演的悲剧。

日出送你离家走呵，

日落倚门盼望你，
正月送你离家走呵，
腊月靠窗盼望你！

做妻子的，从此过着“孤单单不如乌和鱼”
的揪心的痛苦生活。在这中间，作者抓住了很
不一般的“婆婆心含思夫思子双倍苦，满腔疼爱
儿媳妇”的细节：

半斤木薯做成糕，
让我吃多呵她吃少；
一锅稀粥漂竹米，
让我喝稠呵她喝稀！

悲苦中渗进了一丝带泪的欢欣，作品也闪
出一点亮色，衬得那无所不在的黑暗愈发的浓
重了。

这些不事雕琢的诗句，这看似不甚着意的一
笔，有那么一种吸引人的东西，就是：朴面
的土风，送来质朴的情意。集中的《海峡情思》
里，那位在幸福生活中思念海峡彼岸的儿子的
妈妈，就象望夫山悲剧的延续似的，同样贯注

着人物的，也是作者心弦为之震颤的深情：

看见鸟儿归巢呵把你想，

海峡的白浪翻三番；

看见鸡儿回窝呵把你念，

满屋的欢乐减一半。

感情这个东西，在诗人的笔下，可以表现得浓如酒，令人头晕目眩；也可以表现为清如水，令人心旌摇曳，那力量，并不在浓墨重彩之下。可以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样的娟好，《最后的晚餐》那样的热烈；也可以有齐白石画小虾那样的清丽、点染鸡雏那样的稚趣；可以有《雷雨》、《日出》那样的酣畅淋漓；也可以有《芳草天涯》、《杏花·春雨·江南》那样的清淡、怡远。万紫千红、莺飞燕舞固然令人目迷，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同样令人神往。“可怜故乡水，千里送行舟”虽不及“潮平两岸阔”那样的浩瀚恣肆，却含情脉脉，叫人思之心动。而罗沙的小叙事诗，似乎是在追求后一种境界，虽然它有些地方还失之于直拙，这在他早期的作品《金沙滩》里尤为明显。

诗人自己谈到抒情和叙事结合的困难，往往顾此失彼。这是写叙事诗的同志们共通的感受。解决的万应灵丹大概是没有的，但古今诗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探索，也提供了一些可供思考的经验教训。《孔雀东南飞》是从“十三能织素”写起的，一直写到“新人不如故”，感情似清溪那样汨汨而流，随着时序的迁移、人事的变化而加深加浓。《琵琶行》却截取“浔阳江头夜送客”的一个切面，刻划了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到“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短暂时刻，细写“轻拢慢捻抹复挑”的演奏过程，同时溶入“别有幽愁暗恨生”的情愫，引出演奏者凄然的身世，再引出诗人自己“谪居卧病”的无限感慨。两者纵剖横析，各有千秋。当代的《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则是迅速把主人公投进火热的战斗之中，让他们在斗争烈火的冶炼里情怀激荡，终于化为振翅而飞的凤凰，体现出战斗时代的特色。罗沙的《卧狼山》汲取前人的经验，把卓玛和勒布这对藏族青年情人，放到平叛斗争追索残匪尼马的最后一战的最后时刻，这就为抒发主人公胸中的激情提供了火山爆发般的环境，把消灭残匪的坚定、思念爱人的热烈、

过去生活的痛苦与未来幸福的向往这些错综的感情，较好地溶为了一体。

“在马背上诞生，在刀影下嬉耍，在枪声里成长”，被“一条皮鞭虐杀了童年”、“一杆红旗唤醒了青春”的“卧狼山姑娘”卓玛，“阿爸的皮，绷了尼马的鼓！阿爸的骨头，砍成尼马的鼓槌”的孤儿勒布，这些过去在“活佛尼马”眼中不过是“会讲话的牦牛”的翻身奴隶，怀着不可抑止的深仇大恨追击狡猾的尼马。当卓玛和尼马扭打倒地的时候——

勒布恨比海洋还深，

勒布爱比雪山坚贞：

“卓玛，不消灭假巴，

我俩没有爱情！

“你活着，

我抓尼马来见你！

你死了，

我杀尼马来祭你！”

这种和大恨纠缠着的深爱，正是世代代

备尝人间惨苦的翻身农奴的典型感情，在那最后一战的惊涛骇浪般的时刻，愈发的闪烁光彩。

情节在飞速地发展变化，人物“感情的野马”随之奋蹄奔驰；然而，也正是这样的地方不易掌握得好。在那间不容发之际，不容你缓缓抒发，而情势的变易，又需要清晰的交代，这就迫使诗人必须用凝炼的笔墨，把感情化入情节之中。艾青的《诗论》说得好：“节奏与旋律是情感与理性之间的调节，是一种奔放与约束之间的调谐。”注意这个“奔放与约束”，也正是处理好抒情与叙事的辩证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抒情要求奔放，然而要受叙事的约束；叙事必须约束，然而情节还得展开。怎么办？如何“调节”？怎样“调谐”？恐怕努力做到情中带事，事里含情，尽量不要孤立地抒情或叙事是一个途路。

勒布往前追假巴，

越追越近越仇恨！

勒布向后望卓玛，

越离越远越担心！

抛下倒地的爱人，奋身追赶逃敌，“往前追”之中不时“向后望”，一面是不共戴天的“仇恨”，另一面是情意拳拳的“担心”，而战马奔驰，一头“越近”，另一头“越远”，情节并未停顿，反而造成了令人为之呼吸急促的效果。我以为，这种把情与事揉合起来的写法，正是叙事诗的重要艺术特征。

写到这里，想起《望夫山之歌》结尾的两个颇为耐人寻味，也很叫人感动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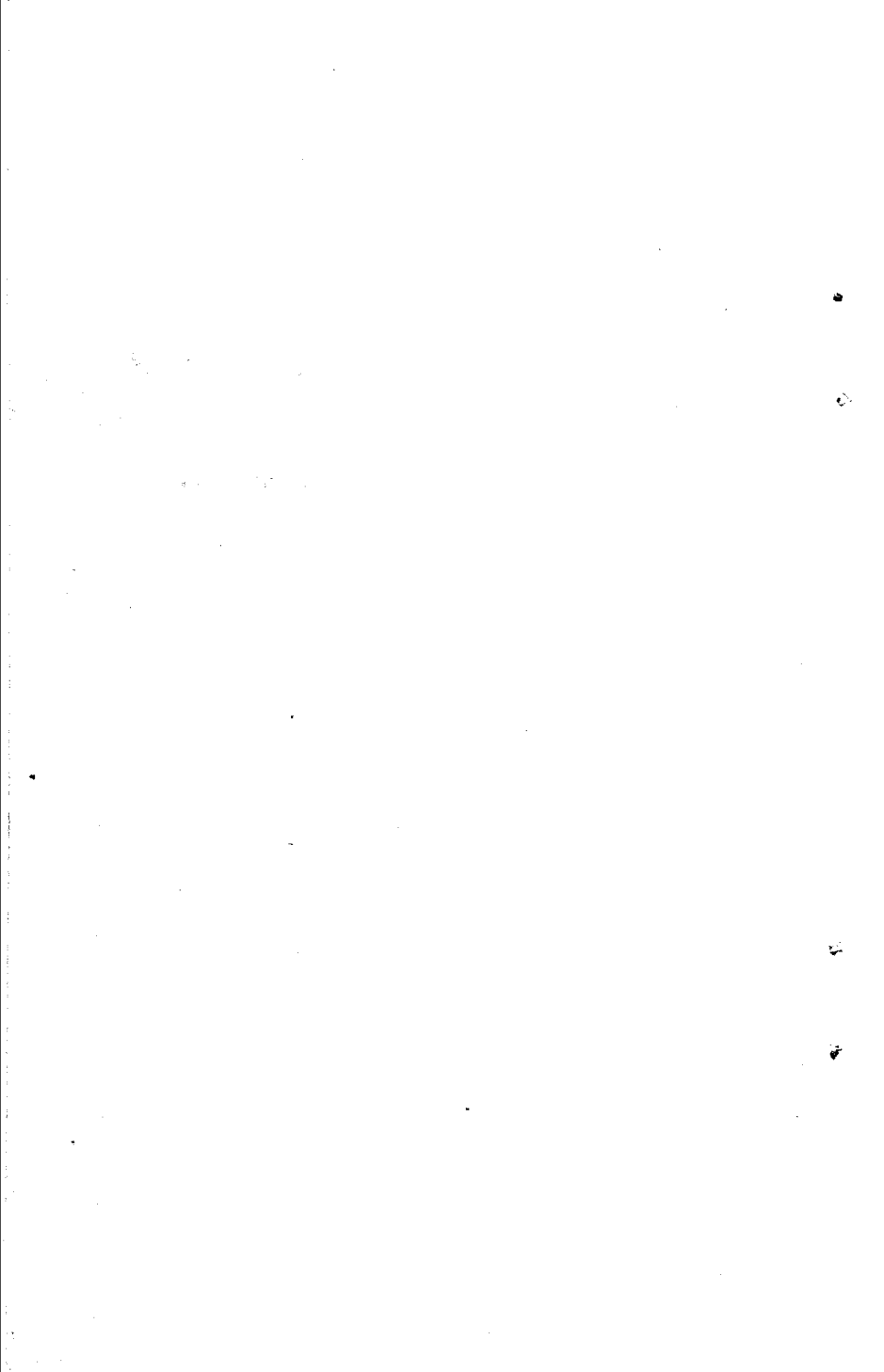
我悄悄穿上了新衣裳，
小孙女鼓掌笑得我脸飞霞！
新楼房早已收拾得明又亮，
我还是天天楼上楼下扫几下！

从十七八岁守活寡直到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婆，突然得到几十年日夜思念的丈夫终于就要回来团聚的喜讯，那高兴和激动，几乎是难以名状的。然而，诗人不去写那见面的喜泪，却别出心裁，找到一个“穿新衣裳”而又“悄悄”但偏被小孙女看见了的细节；一个“楼上楼下扫几下”并且“天天”的细节，很是传神地写出

了她此刻的特殊心理状态。我想，如果更多地从生活中过滤出这样的细节来，将是大有助于叙事的诗化的。

《海峡情思》这个集子，具有自己的特色，她的长处和不足，对我们也是颇有启发的，因而写了如上的文字。

一九七九，十一，二。





卧 狼 山